

## 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東度記 第二回 道童騎鶴闖妖氛 梵志惺庵留幻法

話說道士與尊者闡明真宗，僧道眾信各各開悟，都說兩教原自合一。國王傳令旨，齋供了道士，給賜了眾僧。當時見聞的，也有披緇入釋門，也有簪冠投道教，尊者與玄隱俱各指示各人入門路徑，各各感歎稱揚。道場既完，玄隱便駕青鸞，回歸洞府。只見洞門深鎖，不見了道童、白鶴。把慧眼四顧，屈指一推，道了一聲：「呀！道童誤入旁門，白鶴倦投蜃腹。雖然是邪魅迷真，卻也是他貪癡被誘，本當救援矯正，一則道童有誤入旁門之難，一則丹鼎有鉛汞將成之功。且效羲皇，北窗高臥。」後有駐玄隱修真樂處七言四句。詩曰：

快活仙家遠俗塵，茅庵草舍養精神。  
任他童鶴迷邪魅，且作羲皇枕上人。

話說道童騎鶴，蹣跚雲漢，只因領師旨鎖閉洞門，那青鸞先去，他與鶴未逐鸞飛。一時離了海島，在那半空觀望景致。只見那空中樓閣重疊，樹木森森，不說洞府之居，儼似神仙之宅。乘鶴逕投，哪裡是雕樑畫棟？睜睛去望，原來是氣化虛形。卻不是別物，乃是雉鳥化生的海蜃，邪迷逞弄的妖氛。樓台盡皆幻設，樹木都是詭裝，引那鳥倦投林，便張喉吸腹。那蜃也不知是道童人類、靈機應物，怎肯與蜃吸吞？兩各渾攪爭強。畢竟人強物弱，鬧不過人。故道童得鞭鶴仍出蜃口，登得海岸。卻把個精神被蜃爭奪耗散，那白鶴也力倦心疲，俱在海岸上喘息。有分教：

邪魅迷卻真常性，萬種因緣變化生。

卻說天地生育萬物，既有個陰陽消長的道理，便有個胎卵濕化的根因。乃人從胎類，禽屬卵生。一切昆蟲或因濕化。人在胎生，那上一等王侯卿相，或是神聖臨凡，或是星辰下降。又一等富貴中人，多福多壽，或是善人轉化，或是忠孝脫生。那最下的一等，疲癯殘疾，困苦刑傷。縱然說五行是坎坷，二所乖張，卻也多有心地黯淡，過惡昭彰。若不知改行從善，把心地明正，這陰陽五行，卻也真個奇怪，不變轉在自身，就更張在後代。世間既有這陰陽變轉的道理，就在個主宰這道理的聖神。故此冥冥中有個掌脫化死的主者。只說這國度，海隅有一地方，名喚惺惺裡。裡中有一姓卜之家，人屍眾多。那漁父笑不老便是其族。只為他夫婦捕魚資生，一時感發善心，放生活魚，冥冥就遇著神僧，與他個舍利寶貝，進獻國王，賞了他金銀歸家，改了這捕魚生理，做些有本營業。

卻說這卜老有個族弟，名喚卜公平，只因他心地淺窄，行事刻薄，村裡起了這個姓名。卜老年近五旬，尚然乏嗣。冥司掌管脫化主者，一日檢閱善惡簿中，觀見漁父積善根由，得了神僧舍利致富，乃道：「此等善良，一富未足以報。」及查卜公平，無甚過惡，只為心地不明，行事刻薄，便道：「此等寧無報應？」乃查他二人後嗣，俱該不絕，遂於脫生簿上注筆：「卜公平將雉化蜃為他後嗣。卜漁父把迷蜃作他兒郎。」注定生期，令投胎舍。為何把這兩種脫化？只因蜃逞妖弄詭於生前，便教暗幽冥於再世。那鶴本白海島，素有清修，既從羽化，免墮卵生。又因漁父善念感召，卜公平刻薄因由，報應昭彰，誠為可畏，後有歎蜃狡脫化一詞《黃鶯兒》道：

蜃氣化為樓，誑飛禽，吸入喉。亭台花樹皆虛謬，飛鶴倦投，道童誤游。險些兒做他糧糗。轉輪愁，狡奸脫化，頑鈍沒來由。

卻說白鶴與海蜃俱化。道童見白鶴望空揚去，也只道他回歸海島，自己一個被那蜃氣奪蔽真靈，終日海上往來。卻遇著一個道者，乃海上修行之輩，他連毛髮，若似全真；剃鬚須，又同長老。想是半從釋教半從仙，半悟禪機半悟道。這道者遊方海上，遍謁村中，到得這惺惺裡，卻遇著卜公平老者正產一男，生下來渾渾沌沌，夫婦心情不喜。見了道者入門，忙延他上坐，乃問道：「師父何方來的？何姓何名？有何道術？」道者答道：「小道邊海人氏，法名梵志，只因指甲修長，人都呼我『長爪梵志』。若論道術，有呼風喚雨之能，倒海移山之法，只因我兩教雙修，又好些旁門外術，故此未成正果。昨游海岸，到得貴村，見有毫氣漫空，卻從善人居屋上出，知必有好事在門，因此來一則抄化，一則訪賢。」卜老答道：「正是。日前我族間生一子，清標雅致，只是略有些瘦弱。我也產了一個兒郎，卻渾渾沌沌，似一個頑鈍之子。不知這是何說？」梵志笑道：「小道善醫調，管你這瘦弱的強壯，懂懂聰明。」卜老大喜，便留在家供養。

一日遍會裡中親友，各捐金錢，蓋造一庵，名喚惺惺庵。怎喚做惺惺庵？只因裡喚惺惺，使就庵同其裡。惺惺之義，實乃方寸一竅通靈。這梵志住在庵中，依方調治，這頑鈍之子日益昏朦，那瘦弱之男尤然憔悴。心下思量良藥，卻好正行海上，尋取仙方，遇著一個道童，行走到來，向梵志稽首。梵志問其來歷。道童卻是蜃氣蔽了靈機，不能應變，便把笑和尚指為師，說道：「自幼出家隨僧，迷失父母籍貫。」梵志見其伶俐，乃留在惺惺庵，收為弟子，教他些障眼幻法。這道童卻也心地聰明，都是妖蜃邪魔在腹，那移變幻甚精。梵志一日見醫兩子不效，久住意懶心灰。又見道童法術倒比師高妙幾倍，思量攜了徒弟遠去遊方，又恐笑和尚來尋道童。於是心生一計，對道童說道：「你隨我日久，學法頗精，但你師父來尋不便。我與你且離此地，前往別方修行。只是這卜老等愛厚未酬，二老之子藥醫不效。我欲小試一法，使他不疑不怪，方與汝去。」道童答道：「師父要行何等之法？」梵志道：「必須把他兩個小子病根除去，得些金寶謝他，方才快樂。」道童道：「這有何難廣卻好兩個雀兒在屋簷飛躍，道童把氣一吹，那雀兒頃刻跳下地來，變化兩個孩子。一個肥胖胖，跳鑽鑽；一個俊聰聰，伶俐俐。道童喝道：「速去遮瞞了來。」只見二雀變的孩子飛空去了。梵志喝采稱妙。他卻也就念動咒語，平地裂一穴，擁出金銀無數。

師徒正笑間，只見庵門外，一個漁父，一個卜公平，同著三五會友，笑嘻嘻進庵來，見了梵志師徒，又見滿地金銀，這幾個人利欲心動，你搶我袖，便忘了親友情分，幾乎爭毆起來。搶奪了一會，去的去，留的留，漁父與卜老方才稱謝梵志道：「師父好妙劑，好藥方！兩家孩子俱病癒，就如換了個人一般。不是師父建此庵，我們怎得這許多金寶屍梵志隨答道：「正是。小道久在貴地，多承供養，無因報答。天教二位令郎病癒，且賜許多金銀，足以酬謝列位高情。今日良辰，欲要攜徒前往名山洞府，訪拜高賢。」眾人苦留。梵志只是要行。留的是金銀，動了眾人心。梵志當時拜辭了眾老，攜著道童前去，又恐笑和尚趕徒弟，乃留下一種幻法。他怎知道童妄說舊禪師，幻法空留遺笑柄。梵志與道童偽弄的機巧，不但使人喜喜歡歡離別，且令眾老各各忘義搶爭。後人有歎利欲動人世法障眼一詞，乃是《沁園春》詞曰：

世道堪嗤，利名可知。金銀未見，甚契闊情愛，抖然物欲，動心貪癡。那顧親朋，爭少攘多，恨力綿勢弱，一腳踢倒道心思。且遂卻，我眼前富有，管甚奸欺！

按下梵志攜著道童離惺惺裡前行。且說尊者，白道場圓滿，國王賞賜了漁父，把舍利於建塔安瘞了。一日朝會大眾，只見丹陛之前，尊者立地，口稱辭王東遊行度。國王問道：「子欲行度，當於何所？」尊者答曰：「臣僧隨方而化，因類而度，無有成心，安有預所？」王曰：「汝試說明，予因知汝去向。」尊者把慧眼一觀，乃答曰：「臣僧行度，多在東方，去來有日，願王保愛聖躬，毋忘調攝。」國王首肯。於是尊者稽首辭王，收拾衣鉢，擇日啟行。當時門下有四個徒弟，尊者只欲帶一個隨行，乃設一問難以試。卻將手內數珠，喚四徒近前，說道：「汝等隨吾日久，個個體愛，但東行不能俱隨，欲同一個外游。今以禪機為試，汝等說是何物。」當時一徒名喚元湛，答道：「師父手中卻是數珠兒。」一徒名喚元同，答道：「師父手中卻是菩提子。」一徒名喚元空，答道：「師父手中卻是念頭兒。」一徒名喚元通，答道：「師父手中卻是不忘佛。」尊者聽畢，乃令三徒侍奉香火，共守常住，只帶元通一人隨行。三徒不樂。尊者道：「汝等三人不須懷慍，後有繼吾東度僧人，汝等因緣，終成再劫。」三徒各各惟命。至期良辰，乃辭朝及諸宰職並僧俗人等，出了國門，望東前進。後有五言八句贊歎尊者東度勝舉。

詩曰：

世俗染多迷，何獨東印度。  
各具明鏡台，苦被紅塵誤。  
尊者大慈悲，指引光明路。  
願佛一朝新，而無有恐怖。  
九九老人讀記，有七言八句贊功德。

詩曰：

莫言東度事荒唐，縛魅驅邪正五常。  
悖理亂倫歸孝悌，移風易俗樂義皇。  
格心何用弓刀力，化善須知筆舌強。  
更有虔誠勤禮拜，敬天敬地敬君王。

話說玄隱道士高臥北窗，忽然覺來，想起童鶴未歸，乃喚青鸞近前，囑咐道：「誤入蜃氛，固是道童；翱翔住翻，卻乃白鶴。你與他兩個同逍遙吾門，今他迷卻故鄉，你寧無拯救？」那青鸞聽得仙旨，即便六翻凌空，片時到地。在那海岸左眄右顧，白鶴杳無蹤跡。道童卻在惺惺庵。乃一翅飛來，直到庵前，未提防梵志已留幻法，道童久離庵門，偶然絆索飛來，把個青鸞兩翅雙足，牢拴緊縛，掙扎不脫。那看守惺惺庵火居道人，忙將青鸞捉住，剪了翅兒，階前畜養。這正是：

邪氛迷去千年鶴，幻法牢拴兩翅鸞。  
不是聖僧行普度，山中怎得好音傳？

且說尊者與元通弟子自出東郭，望前行走，到得一村落人家。這村落，左環高山，右臨瀚海。尊者與元通見了，說道：「你看這村人家，樹木森森，風煙蕩蕩，山明水秀，犬吠雞鳴，卻也好個村落！」元通答道：「果是好個村落。」怎見得？但見：

蒼蒼山繞屋左，玉壁何殊；茫茫水演居右，銀河渾似。綠樹擁出，青煙縹緲，繩樞甕牖；碧波橫飛，白霧縈回，東岸西洋。鳥韻鏗鏘，應谷聲，和律呂；魚鱗閃爍，翻錦浪，鼓精神。樵子漁夫，東歌西唱；山光水色，朝變夕更。都鋪敘的滿村景致，足見的一境風光。且是逕通大道，往來何必問津；只見庵閉重門，清幽可堪寄旅。

尊者與元通走到村口，不見居人，但深入林間，只見一座茅庵，門懸一匾，上寫著「惺惺庵」。尊者乃令元通擊門。庵中忽應聲開戶，卻是一個火居道人。見了尊者師徒，便請人內堂裡坐。尊者瞻禮聖像，道人隨捧出清茶。尊者接茶在手，便問：「此庵何人所建？何宅香火？」道人答道：「這庵昔有位道者，在這鄉村化緣進道，村間檀越發心，蓋造這庵，與他棲止。他居此日久心煩，日前辭了村裡眾檀越，往東去了。」尊者問道：「道者講的何道？」道人答道：「他隨人詢問，應對卻也不窮，只是法術果然高妙，神通真個不凡。他有呼風喚雨之能，倒海移山之術，不是那平常掛單僧人，豈同而今化緣道士。」尊者聽了，微微笑容，問道：「你這村間，卻是哪個檀越重僧？哪個善人庵主？小僧師徒路過此間，也要拜訪一二高賢。」正說間，只見庵外一隻走進門來。見了尊者，便施禮問道：「二位長老從何方來？要往何處去？哪寺院出家？甚姓名呼喚？」尊者不言。元通乃答道：「貧僧打從南印度國中而來，要往東印度國內而去。自幼本國出家，名號不敢隱諱，偶造寶庵，不勝輕妄。請問老施主高姓大名？」老叟答道：「老夫姓卜名公平，這村間，只因往年來了一位道者，深有道術德行，在此化緣。我們幾個道友，蓋造此庵與他棲止。近來因他收留一個迷出道童，教習他些幻法，被人識破，故此辭別這方，往東去了。」元通笑道：「適才道人甚誇他法術高妙，老叟因何說他幻法？」卜公平笑道：「比如老夫產了一子，甚是頑鈍，他道能醫，日久不癒。乃設幻法把個雀兒變做孩子，哄誘我家。一時甚喜，及他離庵去遠，這孩子即露本相。又道久擾我輩，平地現出金銀，誘哄我們爭奪一番，也待他去遠，俱是些磚石。故此這道者，損了一去之名。若猶在此，有何面目屍尊者聽得不言，只是微微而笑。元通乃向卜叟問道：「叟！孩子如今卻如何？」卜叟答道：「犬子只是渾渾沌沌，蒙然不曉。」元通道：「醫此何難！」卜叟笑道：「日前道者也是此話。師父你又來調謊。」元通答道：「本僧不敢欺詐。古人說得好：『大病用功，小病用藥。』若叟孩子這恙，可以不藥而愈。」卜叟聽說大喜，便留尊者師徒在庵居住。次日眾老齊來探望。卻好漁父在內，他認得尊者，乃道：「原來是道場主壇的師父。且問治療孩子何方？」元通又把前話說出。尊者笑向元通說道：「徒弟說差了。兩個小孩子，既不用藥，卻行何功？」元通答道：「藥既不用，功自有方。」乃向尊者面前，把胸上一摸，尊者點首。卻是何義，下回自曉。